

杀年猪

□胡玲梅

资中县铁佛镇的屠宰场，坐落在学校对面一个斜坡的尽头。四周是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房屋，与旁边的居民楼紧挨着，连成一片。远远望去，整片房屋像一个童话故事里的小城堡。

凡到逢场天，感觉整个场镇都会晚睡，闲散的狗儿一只、两只、三只，最后汇集成一伙儿，你追我赶在去屠宰场必经的陡坡上。驮着肥猪的三轮车一辆接一辆地轰着油门进入屠宰场，不一会儿，只见一个个红光满面的司机嘴里哼唱着小曲儿从坡上下来。

这场景被放学回家的孩子看见，便相互弯酸着对方：“帅狗，你娃不听话，就要被拖进去哈！”“你才不听话，这里面关的是你。”“是你！”“是你！”

两人的争论一声高过一声，随即是一阵阵欢快的笑声。这声音随风吹过来，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的记忆——我小时候家里杀年猪的场景。

凡到腊月初，婆婆会和隔壁家的谢婆婆或五婆婆约好，一起请一个杀猪匠，然后再挑选一个好日子。一般吃过午饭后，杀猪匠就会带着家什先到我家。院子里和我一般大的娃儿，看见杀猪匠来时，都会兴冲冲地跑来看即将上演的“杀年猪大戏”。

“烫猪的锅儿和水弄好了嘛？”杀猪匠问。“锅就搭在菜园旁边的水井旁，水已经烧开了。”婆婆回答道。“水已经烧开了！”我忙着又重复一句，因为水是我拿柴火烧的。

“等会按猪的人找到了没有？”杀猪匠又问婆婆。“找到了！他们马上过来帮忙。”婆婆应声道。

杀猪匠又问，早上给猪喂吃的没有？“喂了。”杀猪匠点点头，没说什么话。其实，我过了很久才知道，杀猪前喂食，对后来处理内脏杂碎是很麻烦的，婆婆也肯定知道，只是婆婆心善，不忍心看喂了大半年的猪，就这样饿着肚子离开。

杀猪匠歇息好后，撸起袖子，揭开背篓的盖子，里面五花八门的刀具一一展露出来。我们一群娃围着这些百看不厌的家什。杀猪匠顺手取出一把锋利的刀，刀尖很细，刀面映着阳光，对按猪的说，把猪拖出来哈！

猪被村里的三个大汉拖到院坝，按猪人的呐喊声，猪儿的嘶叫声，混合在一起。我们一群娃站在远处的石头上，目瞪口呆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。

杀猪匠手脚麻利地杀完猪，村子放养的大狗、小狗摇晃着尾巴，远远地看着，进几步又退几步。我们一群娃盯着杀猪匠，盯着猪，盯着按猪人，谁也不敢说话。

一切平静了，我们又开始闹腾起来。狗儿闲散地在院坝里溜达着，嗅嗅这儿，舔舔那儿。

无可替代的家乡

□安语

小时候的我，总是想要往外走。远些，再远些，最好能跨到大洋的彼岸，因为那里有梦想的全新的一切。于是，才会在高考后义无反顾地奔赴江浙读书。那是沿海的“一线”城市，这点理由似乎就足够了。

但是，有个心愿在小时候便已深埋心底。声音或许微弱，却执拗得不容忽视，并在我停留外地的几年里迅速壮大起来。要是说到好好生活，我还是想回成都的。

并不是因为适应不了新的环境。我从小独自到成都读书，毫无疑问足以应付这点衣食住行的不同。即使到了沿海城市，我也一如既往地过着自己的生活。但是，就算生活如常，那里毕竟不是成都。

如同许多出了国的人越发怀念祖国一样，到了异地的我，更加依恋起我的家乡。我嘴里念叨着她的好处，次数如此之多，让我身边的人都不禁向往起成都。最终，我竟真的说动了一个朋友到成都亲眼看看。说来有点不好意思，这点毫无意义的小成功，却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成就感。

这大概都是因为，在众多城市中，成都是如此的与众不同。

不同于我现在待着的地方，这个令众多文人墨客驻足的天府之国，有着四季分明的天气和舒缓又欢悦的生活节奏。当秋天的风清爽地穿过公园时，晨起的人们会在那里慢慢悠悠散着步，打着太极，或是单纯地坐在桌边享受一口清茶。成都的街道常会热闹到深夜，让我到了异地后，偶尔走在10点后安静的大道上时，感到袭来的寂寞。

这还是一个如此活跃的城市，可以让我和朋友去看一场沸腾的音乐节，或是去参加各色各样的同好会。我在离开后才更清晰地认识到这里独有的特色。

互相拥挤着在会场挥洒热情，随意走进小酒馆听一曲特别的演奏，还有那些轻易就能在身边遇到的爱好相同的朋友们，在后来看来，实在是无比珍贵。

更不要提这里最引人称道的美食。虽然长在四川，但可惜的是，我从小并不太能吃辣。每当与别人一同吃饭时，我总会在舌间火烧火燎的感觉中，叹息这里或许并不那么适合我。

也是这个原因，当我来到江浙时，也许心里最不担心的便是吃食的问题。这里的味道都偏清淡，还有一些嗜甜，很好，符合我的口味。但总有那么些时候，我会在午饭后突然感觉嘴里缺了点什么，然后出神地回忆那种鲜明热烈，让它们在想象中绽放于舌尖。

回忆让我鼻涕眼泪一冲而出的炒尖椒，鲜红酥麻皮脆肉绵的棒棒鸡，还有饭桌上独属于我的辣得温柔的麻婆豆腐。我依然是不太能吃辣的，但我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离得开它。

或许更恰当地说，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晰地认识到，我离不开这地方。

成都是如此的独一无二，因为在千姿百态的城市中，她还是我永远的家。而我是这么的恋家，在满怀热情奔向各地时，心知这是我总会归来的地方。

家居河畔

□安南

小区门外不出百步就是河岸，沿岸花草树木绿化成带，长廊短亭掩映其间。每次溜达于此，都少不了要在亭中坐坐，坐在木板凳上，时常觉得那盘坐蒲团的感觉可能也不过如此。

那年汶川地震致使家毁。寄居两年后，我抱定房不在阔、临河则安的想法，以“货币换安置”的方式，在沿河楼盘间挑来选去，最终在柏条河畔定居下来。虽说这儿离城较远，却相对也远了龙门山脉，而傍于水了。

河水流经此段宽不过百米左右，终年潮涨水落约在两米之间。顺着夹岸陡峭堤坝，滔滔清流穿城西来哗哗东去。

入住不久，川北友人华君来访。茶水尚浓，他就说一起去河边转转。说是来看看我，可我倒觉得他是来看这水的。

漫步间，他一直盯着河水，默然一阵后，忽地连声感叹：好水，好水！依然好美的水！

这水，确实是天下难得的好水，依旧是很美的水！我应了一句，随即提到一件事：若干年前，有个西北观光团来此游览，一见这满江碧波，很多人竟泪流满面，有的甚至长跪不起。他听了很是感慨，转而说道，只是这水显得柔情不足，烈性有余。

听他这样说，我立时把话转到别处，说这条河在岷江分流处有个入口，名叫宝瓶口，口端有湾伏龙潭，水潭表面平缓如镜，水下却似蛟龙翻滚。

进而说道，此河本来就是都江堰灌溉水系的一条干流，历来以“稻田足水慰农心”为不二使命，既不堆积草滩沙岸，也不荡悠闲舟游船，那种在水一方似的缠绵和渔舟唱晚般的静美，自然与此河无关。所以这灌溉万顷的忙碌水性，必然勇烈，且千古不变。也就是说，这水貌似凶猛，实则柔情于怀，大善于内。华君听得连连称是。他说我能迁居如此风水，也算因祸得福了。

人们择水为邻、逐水而居，自古而然。尽管蜀民有着无数洪灾水患的记忆，但也有因之而深受启迪的无尽智慧。古人以智治水，令千里平畴水旱从人、万户百姓不知饥馑。今人由水生治，不到一个春秋，遍地残墙危房的乡野两岸就变成了黄金地段，于是高楼大厦日夜疯长，耸立如峰。

傍晚，水映华灯，人影绰绰。尤其夏日，清风向晚随波拂来，两岸散步人群往来穿梭，广场歌舞一片升平。

这个时候，几个朋友往往也聚之于岸了。一时间龙门阵摆得天花乱坠，或把人摆得时而热血沸腾，时而肝火中烧，我心中也自有一条静入凉夜的河。

河畔，听取不到蛙声一片了。但觉生活的喧闹，原是人世间真正的天籁。

梦回儿时

□彭婧雯

昨夜，梦回故乡。

我的童年，无忧无虑且五彩斑斓。我和妹妹最爱在家不远处的小溪里戏水，捉鱼儿、虾米。溪水潺潺声里，夹杂着我们欢快的嬉笑声。

小溪清澈见底，一丛丛碧青色的水草在轻柔的水波里荡漾，像是温柔的舞女舞动着的纤纤细手。打闹疲惫了，我们趴在岸边，安静地观察水里四处游动的鱼虾，兴致勃勃地盯着水面跳跃着滑翔的水蜘蛛。

有一次，我蹲在溪上的青石上数水里的鱼虾，妹妹惊喜地在一旁唤我：“姐姐，快过来看，这儿有条鱼，我想逮它！”我赶忙过去，只见一条拇指长的鱼儿在潜水，摇摆着灵动的身躯。

妹妹小心翼翼地伸手去触碰鱼儿黑黝黝的眼珠，鱼儿受了惊，慌忙逃窜，箭一般往溪深处游去，瞬间没了踪影。妹妹跺着脚说：“哎呀，它跑了！”我在一旁大笑。在甘蔗地里锄草的外婆不时望向我们，生怕我们落进了水里。

阳光透过白绒绒的芦苇，斑驳的光影在地上轻轻移动，外婆的身影在甘蔗林里若隐若现。此时，夕阳悄悄地往云背后躲，准备缓缓下山。

在梦里，我又重温了这样的美好场景。时光荏苒，童年已逝。这些年，一切都变化很大，渐渐长大的我们，不断城镇化的村庄，不再清澈如初的小溪，还有那些还未好好告别却已故的亲人。

梦寻着寻着，思绪越发漂浮，感慨万千，原来最让我内心不能宁静的，不只是景，更是人。穿过故乡老屋前那一排竹林，我看见了5岁的我。我还是那个扎着羊角辫，时常拿着棒棒糖高兴地小伙伴炫耀半天的小女孩。

外公每次去赶集，我早早地就在门口张望。见外公朝屋走来，我急切地跑上前去，外公乐呵呵地抱起我，掏出衣服口袋里牛皮纸包着的棒棒糖。我兴奋地往外公脸上蹭上两下，丝毫不顾扎人的胡渣。那颗糖果，承载了儿时的我一天的快乐。

童年的快乐真是简单，却又那么真实。梦醒时分，恍然想起，外公已经不在，外婆的背一天比一天佝偻。就在我无法察觉的无数个瞬间，好多别离在上演，好多光阴在逃窜。

我好想念那段在外公的睡前故事里渐入梦乡的时光，想念夏日外婆轻轻摇动的蒲扇，古老的水车，下雨天的雨伞，甚至是童年夏天的燥热和夜晚竹林里蚊虫的嗡嗡声……这些童年的事物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似乎模糊了，偶尔想起又恍如昨日。

每次回老家，我会去看看曾经陪伴我长大、承载无数童年记忆的老屋，轻轻地走过仄仄的小巷，拂手矮墙，找寻岁月的沉香，翻过一页页白羽般的过往，织成流年里最美的篇章。似乎又回到那段微雨含春，还有桃花飘过矮墙的童年时光。

好像什么都没变，故乡的人还是故乡的人；每个笑脸，每句问候还是那么亲切。又好像什么都改变了：不再圆满的四角桌，不再稚嫩的我们。时间一直往前走，人也在不停往前看。那些快乐又难忘的人与事，始终是我人生里最珍贵的存在。

很感激那段时光给予我无限温暖的同时，也给了我走向未来人生的底气，赋予了我内心最温暖的力量。